

澳華新文苑

第1119期

妳清脆的笑聲傳到天堂 吳玲瑤文友請一路好走

婉冰



吳玲瑤女士遺照

玲瑤文友妳瀟灑瀟灑地來一回，以歡笑步步留痕，竟匆匆忘了揮手即悄悄地離去，是否為了逃避現今紛亂世界，不想沾染煩塵。

憶起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至十二月廿一日，我以觀察員身份，獲邀參加「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第二屆會員代表大會，假星加坡國立大學舉行。會議期間有緣相聚，即被妳充滿喜悅的容顏吸引，卻未曾與妳傾談。一直要等到二零零九年四月底，我有幸與夫婿心水同時應邀參加總共十六天的「四海作家雲南探團」，我們總算有緣終於能再重逢。

大型巴士上，玲瑤和我夫婦隔著通道同排，陳若曦教授、星加坡作家尤今女士坐在我們後排；沿途玲瑤講的幽默故事，讓笑聲把空氣震響。

因我的國語發音偶有粵語音雜入，是不夠純正，玲瑤總喜歡在開玩笑時逗我，常笑說最怕廣東人講官話。

因雲南天氣炎熱，巴士雖開了空調，也感不舒暢，窗外山風舞動樹葉，就想和大家分享，故啟口問：「各位凍不凍，不凍就開窗。」語畢，未料玲瑤笑得前仰後俯說：「喂喂，大家趕快動動，否則婉冰要開槍啦！」往後在十六天裡，我們早、午、晚都是同席用餐，旅途中為了方便，安排好座位就不再更換。

吳玲瑤文友是一位心直口快的善良之人，有一次曾經聽到她責怪同車某位女作家時，旁觀的我也頗感驚怕。但在途中當那位作家遇到意外困難時，她卻是探風團隊中第一位伸出援手者（好像全忘了先前這位文友讓她極度生氣似的？）

玲瑤真正讓我認識了什麼是胸襟寬廣的人。那次四海作家團雲南探風，真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程，惜別依依時，她贈我一個印著「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的布袋，殷殷囑咐我要早日加入成為她們的會員。

二零一二年四月「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在荷蘭舉辦研討會，和玲瑤碰面時送我兩枝乾蘭花，她說過境星加坡時買的，數天歡樂的相聚又分散。

歲月匆匆，忘了是那一年，我們到美國舊金山探望家住灣區Millbrae的女兒，事先告知定居加州的玲瑤文友。等我們時差過後，熱情的玲瑤從砂谷獨自開車專程到訪，傾談中她提供了發展「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的高見，還在附近「順鋒大餐廳」請我們用午餐，並特買了一件玫瑰紅紅花外套送我，那是我最喜歡的款式。

八月初各國華文壇相繼發佈了一則妳辭世的噩訊，許多文友們都以為是誤傳，多方求証，唉！人生就是如斯無奈。這些日子總想起我們結緣的片段，彷彿到處是妳開心的嘻哈歡樂聲，如今，妳清脆的笑聲傳到天堂了。

玲瑤文友，請妳一路好走……
(二零二三年八月八日於墨爾本。)

也談“澳華文學的黃金時代”

何與懷

悉尼有作家認為上世紀九十年代是“澳華文學的黃金時代”，新州作協以此作為定在8月26日召開的研討會的主題，宣佈之後引起異議。蔣行邁博士指出：

把那一段時期的澳華文學稱作“澳華文學的黃金時代”是不是合理呢？我認為不合理。一是不客觀，因為目前的澳華文學比那一段時間更繁榮，只不過並非以報紙及雜誌等紙媒為主要表現形式，時代不同了，而且未來還會比現在更繁榮。二是不科學，因為人以為把以往某段時間的華文文學奉為高峰，是對當下華文文學新生力量和未來發展的一種壓抑和消極影響。望主辦方對此提法多加斟酌。

蔣博士說，一個文學團體推出的活動主題和某位作家的一家之言還是有區別的。他建議把活動主題改為研討“澳華文學的黃金時代”，而不是“澳華文學的那一段黃金時代”。

蔣行邁博士的意見得到許多人的贊同，我是其中一個。

這個所謂“黃金時代”說存在二十多年，我一直反對這個說法，我現在這部新書《嬗變：“四十千”紙上足跡三十年》就是批駁這個明顯錯誤的觀點的。

在我看來，上世紀九十年代是“澳華留學生文學活躍時代”。就澳華文學史的嚴格的學術意義上說，所謂“澳華留學生文學”，是指“六四”前後湧向澳洲的中國留學生自我描寫的文學，特別是描寫他們在所謂“居留歲月”中如何掙扎和進取的文学作品，其間歷時十年。2014年“大潮口筆會”與會者看來基本上都認同這個定義，因此據此進而認定“留學生文學已經衰落了將近十年”而且它的“黃金時代不可挽回地過去了”。

作為一個階段的歷史現象，澳華留學生文學的衰落的確是並且必然是“不可挽回”的。這很正常。但是，更有意義的是，“衰落”之時和之後，可能出現“嬗變”，出現變化發展。事實上，不少當年的澳華留學生文學作家在其後至今二十多年歲月裡確各自更有許多出色的表現，獲取不少新的成就，其作品“含金量”不斷增高。

首先，我們看到，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澳華小說及其他文類的創作慢慢開始有意無意擺脫上世紀九十年代澳華留學生文學常見的題材和架構，展現比較宏大的視野。

例如劉熙讓，他發表的長篇小說從催人淚下的《雲斷澳洲路》到令人捧腹的《蹦極澳洲》，從歷史小說《澳洲黃金夢》再到推理小說《網上新娘》。

沈志敏的例子同樣非常具有示範意義。2006年6月他出版首部長篇小說《動感寶藏》，後是《墮落門——沉淪澳洲的中國男人》和《情迷意亂，那輛澳洲巴士》，2023年又寫出《淘金路兮新金山，我的一一1857》。

九十年代以兩部中篇小說《最後的天堂》和《天黑之前回家》名噪一時的林達，2012年8月出版長篇小說《金剛危機600日》。她這部“經紀人手記”讓人眼前一亮。

九十年代創作量巨大被稱為“快槍手”的田地，則以長篇人物特寫《陸克文：總理是位中國通》和電視劇《窮爸爸富爸爸》告別他此前的留學生文學寫作。

還有，由《綠卡夢》到《天生作客》，畢熙燕提供一個研究澳華留學生文學“嬗變”的樣本；劉海鷗對“撿起歷史的碎片”樂此不疲，以還原歷史真相為己任，成為澳華紀實文學第一人。……

這些例子非常之多，可以乾脆地說，當年澳華留學生文學作家，只要他/她以後繼續寫作，不少人的作品基本上都擺脫了自己原先輕車熟路的架構和內容，努力進入新的領域。

與此同時，他們的作品的主題思想更顯為豐富多元。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相當多的澳華留學生文學作品熱衷於展示“洋插隊”的傳奇經歷，或者傷痕累累，叫苦連天，迷惘焦慮；或者拚搏成功，暗自得意，自我炫耀。不管是哪一種狀況，都出於某種難說正常的集體心理，而且常常閃現一些可疑的民族主義思想，這也是一段不算正常的生活的自然反映。幸好，在這種情況下，在後來的澳華文學作品中慢慢少見；不少作品的思想想給人類豐富多元的感覺。例如，辛夷楣以《人約黃昏》架設“心橋”探討中西聯婚；李克威以《中國虎》為人類敲響警鐘；齊家貞以她傳奇人生三部曲寫出一生的珍貴感悟；歐陽昱在《淘金地》解構歷史，清掃百年浮塵；畢熙燕以女性為突

破口去展現人類的“妾”意識。

而且進入新世紀後，當年澳華留學生作家經過多年的生活積累、思考沉澱和藝術磨礱，其作品更講究技巧手法，文學性更高了。這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澳華留學生文學難望項背的。例如，夏兒空靈詩意的《望鸛蘭》，展示高度文學化的文學真實；本色作家齊家貞我手寫我心，證實“真就是美”；劉熙讓在《澳洲黃金夢》構築一道別樣的中西文化碰撞和交融的文學風景；趙川《和你去歐洲》，空間和時間裡飄動著激情，很讓人感到他發揮了他十多年前在《醒夢》中所流露的風格特質；沈志敏勇於創新，以現實手法，浪漫情懷，力圖把人類棲息問題引向更深層更具有人類化學的探思。……

我在《嬗變》書中選談到九部長篇小說，可稱之為“廣義澳華留學生文學”。這些作品作者沒有或者很少參加澳洲本地的文學活動，或並非居澳洲，或已回中國，因此不為本地文壇所熟識。他們不少作品是不容忽視的，其文學水準相當不錯，非常光彩，可謂別有天地。例如，在應約為中國高校教科書《海外華文文學教程》之“澳華文學”部分撰寫新版書稿時，澳華文學評論家錢超英博士增寫了兩個澳華文學人物，其中之一是長篇小說《極樂鸚鵡》的作者汪紅女士。錢超英說，汪紅對廣大華人士而言相對陌生，但卻在中澳文學研究的一小圈子裡獲得極高評價，認為她的《極樂鸚鵡》提供了澳華長篇小說的語言精品，標誌著澳華寫作在藝術上達到了新的高度。

我在《嬗變》書中選談到蕭虹女士創立並主持南澳出版基金。至今剛好二十年，如果加上今年尚未評選出的兩部作品，基金一共贊助出版了三十六部作品。從澳華文學發展史的角度看，歷年來所有獲得南澳資助的來自澳洲不同城市並各自擅長不同文體的作者，的確堪稱澳洲華文壇最具代表性的佼佼者。其中一些作家作品，不但獲得南澳出版基金資助，也在國內和國際上榮獲各種獎項。

書中，我也介紹澳華文壇在今年即2023年獲得的一個大面積的豐收。在第二屆世界華人作家筆會“首屆國際華語原創IP電影節”上，澳洲多名作家的作品榮獲“第二屆世界華人文學獎、小說獎”。名單如下：武慶驛中篇小說《鱷魚之城》；梁軍長篇小說《潘多拉手環》；韋敏長篇小說《藍花楸》；沈志敏、宋來來長篇小說《情迷意亂的巴士》；汪應果長篇小說《烽火中的水晶球》；以及彭閃閃長篇小說《過法》。姜立涵的小說《大城小室》改編為三十六集電視連續劇《一路朝陽》，為北京衛視、東方衛視2023年重點推廣劇目，榮獲2023年“第二屆世界華人影視文學獎”。

我在《嬗變》書中特別指出：當今世界面對一個極其嚴峻的時代。正是在這個時代背景下，澳大利亞華文作家協會成立，於2022年11月11日，在悉尼發表了成立宣言。這是澳華文壇近期重大事件。澳華作協具有鮮明的理念，它在成立宣言倡導說：

在這樣一個人類歷史上艱難的時刻，我們澳華作協同仁努力讓自己的作品發出亮麗的美學光芒，流露豐富的生活智慧，包蘊深刻的歷史洞見。我們要讓自己的作品擁有靈魂，參與引領人類精神的崇高使命。

總而言之，在我看來，澳華文學是“一塊不斷崛起的新大陸”，這是在2007年12月1日一次名為“澳華文學：現狀及未來走勢”的學術研討會上首先提出的。我這樣形容澳華文壇，當然不是信口開河。在世界華文文學的版圖上，澳華文學至今的崛起有目共睹，亦為國際華文文學研究專家所重視。所以，在談論澳華文學時，不要只看到只想著上世紀九十年代那個“澳華留學生文學”時代一度的“光輝歲月”，不要像桃花源裡的人，“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當年種種感事逸事值得回味留戀，但不能困於對過去的緬懷，不能對之後大量湧現出來的新人新作不聞不問或者視而不見。上世紀九十年代是澳華留學生文學活躍時代，也是澳華文壇成型時代，當年留學生作家的貢獻應該肯定。但是，必須強調，那個年代可能是某些人的黃金時代，但絕不能說是“澳華文學的黃金時代”。

今天，澳華文壇的新成就已經遠遠超過九十年代，如果要進一步加促澳華文學“黃金時代”的來臨，就讓我們澳華文壇各位同仁共同努力吧。
(2023年8月19日於悉尼。)

相見歡·早春登藍山

黃枯墨重岩巖，似平身。
孤跡浮年一暮，水流雲。
日將盡，雲風緊，曠無人。
卻見青崖嶺放，一枝春。

堂吉柯德

吳景亮
堂吉義勇真騎士，
歐洲中世眾皆知？
如今瞻仰青銅像，
獨戰風車勝波時。

落花

官子
枯黃委地慶為伍，
卻被枝頭艷麗罷。
褪盡繁華何怨有？
不妨看我再何時。

無題

丹桂飄香
神隱近三句，官宦帶病身。
外文無小事，媒體見斯人。
巷談紅顏老，流言白髮新。
奇情多款曲，各自問前因。

看海

忘憂草·桑梓
媽媽 我要看海
和我心一樣藍的大海
和你的故事一樣藍的天
在這裡等待
看著海的女兒回來
籃子裡有一束鮮花送給她

媽媽 我要看海
非常平靜的大海
天上沒有一片雲彩
在這裡等待
船長從遠方歸來
喝一盞熱茶講一個故事

媽媽 我要看海
海面激動的音符
正在集結出發
在這裡等待
美人魚要舉辦音樂會
唱一支迷人的海之歌

媽媽 我要看海
你的心海潮起潮落
潮起聽見慈母催眠歌曲
潮落響起慈母愛遠方的故事
在這裡等待
大海與心海量子糾纏的文藝
升騰起一片蔚藍色的海平面

酒井詩選 (之三)

那時的我們

哲嘉
那時的我們
髮梢上掛滿陽光
目光裡裝著憧憬
眉宇間透出青澀
言語中暗藏希望

寬大的褲腳下
是青春的腳步
纖細的腰身裡
是暗戀的情懷

匆匆的上課鈴聲
驚擾了紅樓少女的春夢
窗外的那隻鳥了
打翻了白衣少年的煩惱

我們在題海裡穿行
我們在試卷上徜徉
我們在操場上和語
我們在喧嘩中生長

我們在懂得滄海世界
其實是不濟自己
我們以為懂得別人
其實是誤讀了自己

裂縫

方浪舟
屋前
圍牆裂出一道縫隙
沒有人可以告訴你它
何時破裂
因為沒有人曾看見它
何時開始破裂
但它以一種深刻的形式存在
無法漠視
無法否認
提示著圍牆下面地基的變動
提示著那根無法彌補的時間
提示著如何修補的可能
提示著如何重建的可能
提示著主人拖延解決的意圖
……

類似這樣的裂縫
存在你的視野內
存在你的視野外
存在歷史中
存在社會上
當它浮現在大地上的時候
可能是陣地震！
可能是陣海嘯！

寫作

進生
縱然我們只能在當下
定義自己的生活
然而我們卻能在文字
突破當下

縱然她只是於某種意義
但使生命或生存的
意義得到延展
她根連過去，也挺進未來
縱然她的枝葉只是在當下
但卻有著未來的渴望
連同一種希望

詩人

廣海
是山野林間小鳥
不是玩家籠中寵物

是長空翻飛鷹鷹
非花間撲蝶蝶蝶

春間鄉郊民樂
不羨殿堂宮譜

胸有蒼穹大地
眼探深海珊瑚

每當寫詩的時候
總有朝聖的莊嚴

意念沐浴更衣
然後正襟端坐
拿起最好的筆
擷取最合適的字體
生怕污染神聖的詩

在詩面前
自己是永遠無法畢業的
學徒

留一段詩的距離

潔然
留一段詩的距離
好讓我在詩行的長廊徜徉
無須穿越
無須知曉廊道的盡頭

留一丈詩的高度
好讓我在詩意的雲山揣摩
縱使摸不透
縱使半知半解

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何與懷博士新書《嬗變》發佈會在悉尼隆重舉行

唐培良

2023年8月19日上午10點，澳洲知名文學評論家何與懷博士新書《嬗變》發佈會在悉尼Rockdale 圖書館三樓會議室隆重舉行。

三十年前，1993年11月1日，澳洲政府宣佈一項特殊政策，對因為“六四”天安門事件滯留澳洲的“四十千”中國留學生給予永居。本書的撰寫與出版，是“四十千”居留澳洲三十周年系列紀念活動的一個項目，系列活動取名“歲月無痕 大地留印”，由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和澳洲新藝術聯合會共同主辦。

新書發佈會由康妮女士主持。《嬗變》作者何與懷博士與責任編輯唐培良先生作新書絲帶揭開儀式。

歲月無痕，大地留印！的確是一言難盡的三十年！三十年裡，他們那一代移民，經歷過痛苦，也曾經欣慰。工作，家庭，愛情，親情，酸澀苦辣，足可讓人思緒萬千。但是，那時他們風華正茂，精力充沛，懷抱夢想，承載著故土與國家、生存與尊嚴、命運與因緣、平凡與榮耀。今天回顧昨天，紀念過往，是為了展望更美好的未來。

三十年，不過是歷史長河的彈指瞬間，但對這些澳華留學生來說，卻是他們人生旅程中意義重大的一站。因緣際會中，他們在這裡落地生根，枝繁葉茂，開花結果，自由地堅強地生活著。

何與懷博士說：本書取名“嬗變”，對四十千澳華留學生三十年“紙上足跡”進行了追述、發現與評介。所謂“紙上足跡”，即是他們在嬗變中表現掙扎、進取、成功所創作和出版的文學藝術作品。

“四十千”留澳，那真是一場聲勢浩大的相約澳洲！幾十年來，何與懷博士以極大的熱情關注他們的掙扎、進取與成功，現以此書作為一個結晶，向他們致敬。何與懷博士常常說，作為華裔移民文化人，不作為華裔移民作家、詩人、藝術家，不管成就大小，都應該有一個信念，就是：我在哪裡，中華文化就在哪裡。我們自己對中華文化新的創造性的認識和實踐，為澳洲多元文化添磚加瓦，使其更加繁榮精彩。我們還應該有另一個信念：“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我的祖國。”這是美國開國元勳之一本傑明·富蘭克林的話。引用宋朝著

留一縷詩的浪漫
好讓我在詩遠的桃源漫步
不聞浮世塵煙
不聞功名喧囂

留一場詩的邂逅
好讓我在詩遠的楓月回味
不言飄浮雲煙
不言落入塵埃

留一箋詩的永恆
好讓我在詩遠的遠方回望
曾經的詩緣
曾經的詩情

不應有恨
塵埃
當我遠在夢中的時候，
幻想是那塵的天真。
一切又是那麼的美好，
我享受這一片空虛的良辰。
崇輝輝耀專政的魅力，
不見人間苦難刺骨難心。

等我醒來之後，
一切都記憶猶新。
只是夢過境遷，
卻讓淚濕枕巾。

不應有恨，
這百年的征戰，
沒能解救這片土地於火熱，
不應有恨，
這無休止的朝代更迭
沒能救民族於水深。

我是不是也不應有恨，
為這五千年的子宮
沒孕育出一個男人……
帶著我族走出叢林。

晨歌
震陽
或者等你醒來，或者等你消失
意識之刀相遇身體的腐刀石
你終於有了切開時光的鋒利
如水之思如期返回塵埃之巔
穿透真相的真實從此動靜如一
無量歡喜來自未來的同體大悲
已化為虛空之身卻不忍粉碎
閃光的刀鋒上開過虛空的玫瑰
花瓣上如露之露——滲入眼底
你為我騰出一片無垢的陀羅尼
任本願的日輪升起！願身如意！



唯真水粉畫《看海》

字，更是他的精神。他說，《大地留印》是“四十千”以及後來者“手寫我心”，寫自己的故事；《嬗變》是一個旁觀者寫和評論別人的故事和作品，與《大地留印》相互相成，立體地展現了那段歷史。

雨石女士在發言中說她還有兩個身份，一個是“老三屆”，另一個就是“四十千”，都很有代表性。她說，她不會忘記那些走過來的歲月，感謝何博士的新書，呈現了這段歷史。我們的下一代，下一代，將在澳洲這片土地上生根開花結果，非常值得欣喜，我們感謝這個國家，感謝何博士的這本書。

藝術家譚文女士說，她很激動，剛才她都流淚了。她不屬於“四十千”一代，她是“父母移民”，她兒子是留學生，她也見證了中國留學生在澳洲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不容易。她甚贊何與懷博士為華人特別是華文文化事業所作的貢獻。

藝術家任靜女士說，她不屬於“四十千”一代移民，但是，她在澳洲得到了老移民的支持和幫助，尤其是何與懷博士和澳洲新藝術聯合會的幫助，他們多次報道她在澳大利亞這片土地上從事藝術創作，並取得了一些成就。

雨軒詩社榮譽會長梁曉純先生說，他對“四十千”老移民和當年在國內“上山下鄉”的那些前輩們非常尊敬。他們的那些經歷，就像這本新書的題目“嬗變”。嬗變的經歷都是很豐富的人生養分值得後人學習。他對何與懷博士的敬業精神非常敬佩，一直是他學習的楷模。

“四十千”老報人老記者張帆說，今天很榮幸地獲得了何與懷博士這本新書，他已經把“四十千”那三十年以來的經歷變成了紙上故事，非常珍貴，值得保存。

老作家胡少璋先生說，他在拿到《嬗變》新書之前就在考慮，文學要進入生活，編入歷史，在這樣的思考下寫出或編出來的書是有歷史價值的。何與懷博士這本新書，為我們以後的文學創作提供了幫助，我們以後會更豐富我們的創作，為歷史留下痕跡。

會議最後，方明全先生為大家演奏了他的笛子獨奏曲和演唱了外國歌曲。



發佈會後部分與會人士合影。(Linda Xu攝)

《嬗變》作者何與懷博士與責任編輯唐培良先生作新書絲帶揭開儀式。